



吕铮★著

他们看不清这个世道
却对罪犯了如指掌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三战

吕铮·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叉戟 / 吕铮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7.4

ISBN 978-7-5502-9828-6

I. ①三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1468号

三叉戟

作者: 吕 铮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宋延涛
策划编辑: 孙小波 徐 玥
IP运营: 覃诗斯
封面设计: 王 鑫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1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9印张

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828-6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太阳在云层中隐着，泛出灰白的光。正是夏末时节，天气炎热，被炙烤过的树叶卷曲着，像羞怯的小媳妇。在B市市公安局门前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在大声吵闹着，他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，手持一根破铁棍，喊着喊着突然一下子跪在了地上。行人们纷纷驻足观望，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。看门的保安队长劝阻无果，第三次跑到门口的值班室里。一进门，崔铁军正端着个大搪瓷缸子，把一杯晾凉的花茶送到嘴边，保安一慌，撞得桌子一歪，让崔铁军把花茶洒了一身。

“哎哎哎，怎么茬儿这是？你丫赶着投胎去啊？”崔铁军气不打一处来。

保安更加慌乱，忙拽过一块抹布往他裤裆上抹。

“滚滚滚，还想占老子便宜是吧。”崔铁军一把推开保安，“急什么急？刚才教你的法子不管用啊？”他年近六旬，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，但目光却炯炯有神，一身警服穿得歪歪扭扭，说起话来不紧不慢。他是经侦支队的民警，因为还不到一年退休，领导就照顾他让他负责门岗，别看这只是个看大门的活儿，但相比经侦支队“白加黑、五加二”的加班加点，可真是天上地下了。

“不管用啊，崔爷，我就照您刚才吩咐说的，告诉他公安局不管文物的事儿，让他交到文物局去，但我说话不管用啊，他说必须见咱们局长才行。”保安气喘吁吁地回答。

“废物，你肯定是没把他拿住，唉……还是毛嫩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出去得这么说……”崔铁军不耐烦地嘟囔。但他话还没说完，门帘一挑，郭副局长走了进来。保安一看赶忙立正，崔铁军也把姿势收敛了许多。

郭副局长与崔铁军同岁，一进门就看到崔铁军敞胸露怀的样子，他忍住发作，反问道：“您老……凉快呢？”

“哦……挺，凉快……”崔铁军应和着。

“但外面的人不凉快啊，人家都跪了半天了！”郭副局长还是没能压住火气，“老崔，你怎么值的班啊？门口都闹开了锅了，你还在这儿坐着。坐着就坐着吧，你瞧你这一裤子，你这是……干吗呢……”郭副局长撇嘴。

崔铁军立马站了起来，脸色有点难看，他倒不是怕局长的几句叱咤，关键是当着保安没面儿。“嗨，我这不是让保安先劝着呢吗？这道理您也懂，等保安说不动了，我再出去，这好歹有个缓冲带不是？”他解释道。

“缓冲个屁，老百姓都扎堆儿了，110指挥中心都接到群众举报了，在市局门口有人上访，我还以为这儿没人管呢！”郭副局长气得拍了桌子。

“哎哎哎，咱出来说，出来说。”崔铁军一边把郭副局长往门外推，一边拽过刚才保安拿的那块抹布擦着裤子，“哎，把那喇叭递给我。”他又对着保安说。

一出门，热浪袭来，崔铁军挠了挠头发，整了整警服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说老郭啊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孙子外号叫范大傻子，是个‘文疯子’，以前是二机厂的，二十年前跟着二冬子那帮流氓混过两年，没落着好，媳妇让车撞了之后，脑子就出了问题，一直以为二冬子还在号儿里，总想卖点家当捞他出来。这种人啊，咱就不能搭理，就跟小孩哭闹一样，你越劝他就越来劲……”崔铁军和郭副局长在三十多年前就在一起警训，当着别人面叫郭副局长的官称，独处就随意下来。

“那按你的意思呢？就让他在这儿闹？不管他？那老百姓怎么看咱们？怎么看警察？”郭副局长转眼看着他。

“我也没说不管啊，这不得晾晾再管吗？等他闹没劲儿了，上去说几句就完。哎……你别露面啊，他要知道局长来了，更来劲了。”崔铁军叹了口气。

跪在门口的范大傻子看到崔铁军，立马打鸡血似的站了起来，眼睛里放出针尖似的光芒。“政府，政府！我就找你！”

崔铁军一看，苦笑着走了过去。

“怎么茬儿啊，老范，还是为的那把宝刀啊？”崔铁军指了指范大傻子手里的“兵器”，故意放大声音问。

“哎！不是宝刀，您这怎么听的啊？是九龙宝剑，九龙宝剑！”范大傻子说。

“什么？什么剑？”崔铁军装没听见。

“九龙宝剑！乾隆爷的九龙宝剑！”范大傻子几乎喊了出来。

“我耳背……”崔铁军指了指自己耳朵，说着把手中的电喇叭递了过去，“拿这个说，听得清楚。九龙宝剑？什么来头啊？”他问。

“哎！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怎么记不住啊！”范大傻子顿足捶胸，他拿起电喇叭，神经质地大声说，“九龙宝剑是乾隆爷生前的防身宝器，乾隆爷死后就陪葬于河北清东陵，军阀孙殿英将其从墓中盗出，欲发不义之财，但迫于压力，将此剑交给特务头子戴笠欲呈给蒋介石，不料却落入间谍川岛芳子之手……”范大傻子拿着喇叭，有板有眼地在市局门前说起了评书，围观的群众一听都笑了起来，才意识到这位爷不是有冤屈到公安局上访，而纯属是脑子有病。

看火候到了，崔铁军一把从范大傻子手中抢过喇叭，大声对围观的群众说：“各位散了吧，听评书回家听去，单田芳比他说得精彩。”

这话一出，人们嬉笑着散去，但范大傻子却不干了：“哎，你干吗啊，我还没说完呢！”

“说什么啊，我不上次告诉你了吗？我们公安局不管这文物的事儿，要去你得去文物局。”崔铁军说。

“我就是从文物局来的，是他们让我找公安局。有困难找警察，我有困难了，你们得管！”范大傻子竟然振振有词。

崔铁军有点不耐烦了：“那行行行，你把那什么宝剑给我吧，我帮你拿给局长。”他说着就要过去拿。范大傻子却一下推开了崔铁军的手：“不行，我得亲自见你们局长！”

“嘿，我这暴脾气的！”崔铁军不顾阻拦，还是一把攥住了范大傻子手中的“剑”，这哪里算是什么剑啊，就是一根破铁棍，死沉死沉不说，还锈迹斑斑。范大傻子看崔铁军动了粗，也不示弱，猛地往自己怀里拽。崔铁军一翘翘，手中的电喇叭也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刺耳的交流声。两个人顿时撕巴起来。

郭副局长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一个箭步冲了过来：“放手，老崔，放手！有这么对老百姓的吗？啊！”他先是呵斥崔铁军，随即又对范大傻子摆出一副亲民的模样，“哦，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副局长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”

“啊，你是局长？”范大傻子趁崔铁军松手的机会把铁棍抢了回来，“你真是局长？”他疑问道。

“废话，你看看他的肩章不就知道了？我是两个杠，人家是一个花。”崔铁军说。

“哦，哦。”范大傻子连忙点头，“我就找你，就找你。”他说着就冲郭副局长走了过去。

郭副局长清了清嗓子，正想着该从哪方面做通这个“文疯子”的思想工作，却不料范大傻子手法极快，趁其不备，猛地扑了过去。

“不好！”崔铁军看范大傻子手往兜里插，顿觉危险。但为时已晚，此时范大傻子已狠狠搂住郭副局长，用一把改锥抵住了他的颈动脉。

“你干吗？”崔铁军厉声质问。

“你……你们快把我大哥放出来！要不……要不我就宰了他！”范大傻子嗓音尖利，眼里露出凶光。

“你大哥是谁？”郭副局长轻声问。

“是……是二冬子！被……被你们抓了！快……快放人！”范大傻子气喘吁吁地回答。

“二冬子？”郭副局长皱眉，他瞅了瞅一脸无奈的崔铁军，试探地说：“我说老范啊，二冬子现在不在我们公安局，他……早就死了……”郭副局长说得没错，只要在B市当警察的都知道，曾经的悍匪二冬子，早就在二十年前被警方击毙了，说他被抓显然是无稽之谈。但范大傻子却不信这一套。

“你胡说！我大哥根本就没死，是……是你们把他秘密关押了！你……要是不放，我就弄死你。”他说话的语气让人不寒而栗，“要不……要不这样也行，你们帮我把这九龙宝剑给卖了，卖的钱都归你们，你们只要放了我大哥就行！”他的语气转瞬又变成哀求。

崔铁军知道，这是精神病人最危险的时候，光靠劝是不行了。此时市局的刑警们已经冲了出来，荷枪实弹地准备武力解决。

“干什么？你们想打死一个傻子？”崔铁军质问已经打开手枪保险的刑警队长。

“那怎么办啊，崔爷，这孙子犯起病来，再给郭局伤了。”刑警队长轻声说。

“快叫大棍子来，快点！”崔铁军说。

“大棍子？”刑警队长皱眉。

“靠，叫习惯了。是那谁，老徐，徐国柱！”崔铁军提高了嗓音。



市南区江州路的一处大型连锁超市门前，身着警服的徐国柱正和另一个警员在处理着纠纷。纠纷起因很简单，一个人把商铺的车位给占了，商铺老板让他挪车，几句话不对付两个人就撕巴起来。徐国柱接到110布警的时候正在附近巡逻，一听有事就马上和同事赶到了现场。现场混乱不堪，逛超市的人们大都没什么正事，一看有人吵闹立马围拢。

巡逻民警的职责并不是处理纠纷，而是及时制止，将双方带到派出所处理。徐国柱今年五十八岁，留了个板寸，脸上的肌肉总绷着劲儿，跟谁欠他八百吊似的，他身材魁梧彪悍，一看年轻时就是个练家子。他干了三十多年的刑警，快退休了被下沉到基层派出所，成了巡逻民警。徐国柱觉得度日如年，相比他昔日辉煌的警察生涯，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像是混吃等死的行尸走肉。本来是个小事，却不想面对警察的干预，那男子不但丝毫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疯狂起来。想想也是，在这个年头，除了警察的儿子之外，是没人怕警察的。

徐国柱挎着警务“八大件”，拿执法记录仪对着男子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说：“我跟你说了，孰是孰非要到派出所解决，你现在这么闹一点意义都没有。”

“谁闹了？你凭什么针对我？啊，我说他怎么这么嚣张呢？你们是他的后台吧！官商勾结，没一个好东西！”男子指着徐国柱的鼻子说。

“你……”徐国柱一愣，嗓子仿佛被鸡毛噎住了，心里郁积的压抑一下就随着血压爆发到了高压180，“你说谁官商勾结呢？”徐国柱反问男子。

“你……就是你们这帮警察！”男子的手指几乎指到了徐国柱的脸上。

“你再说一遍试试！”徐国柱脑袋一热，就一把揪住了男子的脖领，往上一拎，男子几乎双脚离地。这下围观的闲人们可美了，大家正愁没热闹可看，一看这架势，

纷纷拿出手机，等矛盾升级。

旁边的警员赶忙过来劝阻，但徐国柱已经把人家提拉起来了，再放下可就不容易了。徐国柱心里也开始发虚，眼看骑虎难下之际，一辆蓝白道警车风驰电掣地开到了面前。刑警队长从车里跳了下来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跟前。

“老徐，有紧急任务，快跟我走！”他雷厉风行地说。

“啊？我这……”徐国柱还没反应过来。

“哦……”刑警队长瞥了一下他手中提拉的男子，转头对身后的刑警说，“你们两个，帮老徐处理这事。你跟我走！”他说着就一把将徐国柱拽了过来。那男子这才双脚沾地，但他刚缓过一口气就又开始发飙，冲着那两个刑警又重复了一遍骂徐国柱的话。没想到俩刑警一点不比老徐软，一个控制周围群众录像，另一个二话不说，一把就将男子拽进了老徐他们的巡逻车……

警车在路上飞速行驶，徐国柱用手揉着脑袋：“哎，我说大领导，这是怎么茬儿啊，你怎么想起我这老家伙来了？”

刑警队长知道徐国柱一直记恨着下沉的事，并不接锋芒：“哎，您也是，跟这种人较什么劲啊……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警察不好干了，以前当警察走在街上流氓都躲着走，耀武扬威的。现在呢，穿着制服走在街上自己心里都打鼓。”他岔开话题说。

“妈的，现在是什么世道啊，什么人都敢跟警察爹刺儿。这要搁二十年前，我早他妈收拾他了！你要不拿自己当人，就没人拿你当人……”徐国柱叹了口气，他拿出一根中南海香烟，把烟屁股往大腿上磕了磕，自顾自地点燃，“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事儿我下车了。”

刑警队长简要叙述了情况，徐国柱听了破口大骂：“我就操他大爷的，这个‘大背头’！有好事想不起来我，碰到这事儿了倒想起我了。人家大局长被劫持了，得你们刑警上啊，叫我这么个老废物过来干吗啊，替他当人质去？”徐国柱猛抽了一口香烟。

“哎，老徐，这都是领导的意思，我也是照方抓药。”刑警队长不想招惹是非，抹着稀泥。

徐国柱不再说话了，他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，但心里却并不慌乱，三十多年

的刑警生涯早就让这帮老警察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领。

到了现场，徐国柱立马就明白了。范大傻子一看见是徐国柱，嚣张的气焰也顿时灭了一半。

徐国柱并没有直面劫持现场，而是先走到崔铁军的面前：“哎，我说大背头，你丫这犯的是什么情儿啊？你看大门就好好地戳着，有事让人家年轻的处理，你往前冲什么啊，等着立功解决调研员呢？我他妈一个臭脚巡，管得着这劫持现场吗？”他一点儿不留情面。

“嗨，我说‘大棍子’，要不是这孙子犯了病，我也不能请你来啊。你看，我一搞经侦的，哪儿办得了这事儿啊……”崔铁军在老朋友面前不说假话，因为他年轻时总是西装革履的，所以被起了个“大背头”的外号，只有老家伙们才这么叫他。

“靠，你们经侦都这德行，捅了娄子让别人来擦屁股，这么大雷你让我扛着，你丫真有办法！我还告诉你啊，就这一次，成不成的，晚上小肠陈你丫请我吃卤煮去。”徐国柱的外号叫“大棍子”，干了三十多年的刑侦，至今还是光棍儿一条。

“哎，什么成不成啊？必须成啊！”崔铁军说。

“成了算你的，不成你补他那个缺。”徐国柱说着解下腰间的“八大件儿”，扔给崔铁军，径直走了过去。

范大傻子从徐国柱一下车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看他向自己走过来，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“嘿！我说你丫长本事了吧！”徐国柱高声厉喝，一迈腿就跨过了警戒线，冲着范大傻子就奔了过去。

范大傻子一哆嗦，改锥又进了一步，郭副局长疼得只喊“哎哟”。但徐国柱却一点儿不为所动：“你要干吗啊？扎死他？扎！往死里扎！我就是让他给下沉的，正想弄死他呢！”他在距离两米处停下来。

“我……我就是想让你们把我大哥给放了。”范大傻子的音调降了八度。

“谁是你大哥？”徐国柱问。

“二……二冬子……”范大傻子回答。

“二冬子？你有病啊！我是谁啊？啊！”徐国柱把眼睛瞪圆，又往前走了一步。

“你……你是，大……大棍子……”范大傻子回答。

“认得还废什么话！你不知道二冬子怎么死的啊！都他妈二十年了，你狗记性啊！”徐国柱声如洪钟，指着范大傻子的脑门儿，“就冲他这个地方，一颗黑枣，贴墙上了。怎么着？你也想试试啊！”

被徐国柱这么一说，范大傻子顿时哆嗦起来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……他没死，没死……我听说了，是老鬼耍的花样……耍的花样……”他猛烈地摇头，抖如筛糠，病态愈发明显。

“放手！要不连你一块给崩了！”徐国柱猛地走了过去，范大傻子一犹豫，被徐国柱一脚蹬翻在地。众刑警赶忙扑了过去，抢过改锥，将范大傻子制伏。

郭副局长惊魂未定，气喘吁吁。他走到徐国柱面前，刚要道谢，却不想徐国柱一点儿不给面儿，扭头便走。

崔铁军看事情解决了，跑到徐国柱身边赔笑脸，徐国柱却不领情，自顾自地往市局里走。

“我告诉你啊，晚上给我拿瓶好酒，别他妈抠抠搜搜的。”

“现在喝酒得报备。”崔铁军笑着说。

“那就报啊，你还怕你上边那个窝囊废？”徐国柱不屑。

“行，我报，你立了这么大功，弄不好开张票还能报销呢。”崔铁军笑着说。

“靠，瞧你丫那揍性，你也就看看大门儿了……”徐国柱撇嘴，“别跟那郭大白话一样，光会当官儿了，连个傻子都搞不定。”徐国柱和郭副局长也是同一辈人，两个人都是“卫生警”（曾经城管的雏形）出身，后一起被社招入警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在老家伙们眼里，早就不拿官当官了。

“大背头，那傻子就交给你了，忽悠忽悠他就行了。二十年前就是个屎主儿，跟着二冬子混过几个月，就真拿人家当大哥了，最后妻离子散，哎……也是够惨的。”徐国柱面带怜悯。

“行，知道了。”崔铁军点头。看徐国柱走远了，他走到范大傻子面前，从地上捡起了那根锈迹斑斑的铁棍，“把铐子给他打开。”崔铁军对两个刑警说。

“崔爷，这……”刑警面带难色，不时看着一旁的郭副局长。

“哎，郭局，你说这傻子也处理不了，这……”崔铁军和徐国柱不同，当着别人还是给郭局面子的。

郭局没说话，冲刑警点了下头，转身进了市局。他在心里懊悔透了，本想弄个领导亲自接待群众的好事，没想到玩了这么一出，灰头土脸不说，那其他几个班子成员还不定怎么看他笑话呢。

范大傻子被这么一吓，彻底疯了。他低着头，看着崔铁军的脚面离自己越来越近，身体颤抖起来。

“以后还闹不闹了？”崔铁军拍着范大傻子的肩膀问。

范大傻子躲了一下：“不……不闹了……”他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“怕大棍子？”崔铁军盯着他的眼睛。

“是……大……大棍子太凶了。”范大傻子满眼都是恐惧。

“以后还来不来了？”崔铁军又问。

“不……不来了……”范大傻子回答。

崔铁军心里暗笑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：“给你……”他说着把“九龙宝剑”还给了范大傻子，“这宝贝啊，你不能随便拿出来显摆，挺不容易从川岛芳子手里拿来的，弄不好再让谁给抢走了。”

范大傻子狐疑地接过剑，半抬起头看着崔铁军：“崔……崔爷……谢谢了……”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，“这文物局也不收啊……”他还是没忘了这个心结。

“文物局是不收，因为你没鉴定啊。”崔铁军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。

“那……哪儿能鉴定啊？”范大傻子问。

“北京，故宫博物院，那儿说了算。”崔铁军也累了，说完转身吩咐那两个刑警，“一会儿把他送到属地派出所，再教育教育，让社区治安员好好看着，别出事就行了。”他说完伸了个懒腰，朝着值班室的方向走去。



傍晚时分，市南区的小肠陈饭馆，一共才有四五张桌子的小店挤满了食客，昏黄的灯光摇曳着。这是B市吃卤煮最好的去处，别看环境一般，但味道确实数

一数二。崔铁军早早到了，看屋里人多，就让店家在门口支了一张桌子，先要了一瓶冰镇啤酒，一边喝一边等。

夜色像一面纱，覆盖了世界的燥热，傍晚的街头喧嚣熙攘，但崔铁军的心里却异常安静。他坐在路旁，看着街上如潮水般的车流，突然想到了一个词，物是人非。二十年前的一天，他也像现在一样，喝着啤酒默默地等人，但等的人却再也没有来。如今一切已烟消云散，自己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一想到退休就感到心里发空，脚下也似乎没了根儿一样。

正在这时，徐国柱从远处走了过来，身边还跟着一个人。崔铁军仔细一看，那个人正是预审支队最能聊的“大喷子”，潘江海。

徐国柱走到近前，手里盘着一串手串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哎，大背头，正好碰见老潘，一起吧。”

“靠，还大背头呢，现在头发都快没了。”崔铁军自嘲道。他看了一眼潘江海，把嘴角往上扬了扬，“人多了热闹。”他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，又觉得失礼，便补充道，“也好久不聚了，今天正好。”

潘江海五十八岁，人长得干巴瘦，薄嘴唇、小眼睛，眼角往上挑着，眼珠滴溜乱转，一看就是个精明人。说实话，崔铁军是不怎么喜欢潘江海的。潘江海属于那种以掌握信息为生命、以交流信息为己任的人，一张嘴就天南海北、云山雾罩，仿佛这世界上就没他不知道的事儿。

潘江海倒是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：“崔爷，你现在这活儿挺滋润啊，听说上一天歇一天？”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
崔铁军最不爱听人提他的工作，但碍于徐国柱的面子，也不好发作：“嗨，我现在就一看大门儿的，混吃等死，滋润个屁啊。”他回嘴道，“不像你，这个岁数了还是预审大拿。”

“大拿……”潘江海自嘲地笑，“我呀，早他妈让人家划到圈儿外了，去年我们支队搞的那个案子你知道吧？那海涛自以为是个预审的‘腕儿’了，弄个经济案子一下让人给玩了，弄一鸡飞狗跳，最后要不是齐孝石给码平了，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。这案子就愣是没让我参与，哎……这帮人争功争得厉害。”潘江海摇头。

崔铁军不想再听他说下去，以前跟潘江海喝过几次酒，知道这位一开闸就收不住。他转身叫来店家，要了三碗卤煮，又加了两个“菜底儿”，弄了个花生毛豆拼。

“哎，棍子，喝点儿什么啊？”崔铁军问。

“就白瓶绿标的牛二就行。”徐国柱说。

“哎，你可别给我省钱啊，这顿我可不开发票，自己请，你别完事后悔。”崔铁军说。

“没给你省，那个喝着舒服。”徐国柱说着，用手揉搓起珠子，发出咔咔的声音。

“哎，我可不喝酒啊，我血糖高。”潘江海说。

崔铁军没搭理他，拿过店家的一斤装白酒，拧开盖，往三个杯子里匀着倒完：“来，这瓶咱仨先匀了，老潘，今儿既然来了，就不能不喝。”崔铁军说着把杯子递了过去。

徐国柱看着潘江海坏笑：“你呀，就爱耍鸡贼，还血糖高，我他妈‘三高’，比这个你没戏……”

“嘿，哎……”潘江海接过杯子，犹豫了一下，“得，老哥哥说了，我就奉陪。服务员……”他转头叫道，“给我倒杯热水，我吃药。”他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药瓶，倒出药片，“拜糖平，我今天多吃两片儿，陪陪你们。”他一掏药瓶，腰间的皮带露了出来，是个挺贵的牌子。

崔铁军冷笑了一下，把另一杯递给徐国柱：“棍子，白天谢谢你了啊。”

徐国柱接过酒杯，撇嘴笑了笑：“你呀，总跟我来这弯弯绕，别人不明白我能不明白？你动这么大架势让我去，还不是用我这淫威吓唬傻子？”

他这么一说，崔铁军也笑出声来：“别……别淫威，余威，余威！”

俩人这么一聊，潘江海也来了兴致：“是上午那事儿吧，我听说怎么着，老郭让人拿刀架脖子上了？”

“嗨，什么拿刀啊，一个破改锥……”徐国柱说，“你还记得范国庆吗？以前二机厂那个？”

“啊，知道，后来不是疯了吗？”潘江海说。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徐国柱说着用下巴点了一下崔铁军，“人家牛啊，自己轰不走这孙子，叫我过来擦屁股了。”

“嗨，你是谁啊，名震江湖的大棍子，你一跺脚，咱市局都颤。来一口儿。”崔铁军说着端起酒杯，老哥仨都来了一大口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纪委前几天找老郭了。”潘江海的关注点并没在范大傻子身上。

“为什么？”徐国柱侧目。

“还不是因为经侦支队去年那事，搞案子收钱，让支队那个赵顺一闹啊，折进去好几个。”潘江海说，“这事崔爷清楚啊。”他看崔铁军。

“嗨，我一看大门儿的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早就不过问经侦的事儿了。”崔铁军解释道。

“哦……”潘江海眼睛转了转，点了点头。

“现在你们经侦啊，是真没人干活儿了。”潘江海摇头，“就说今天下午我们接的一个案子吧，你们那帮人都取的什么证啊？该取的不取，没用的工商材料给我弄来一大堆。哎……没法说。”

崔铁军低头吃了口卤煮，他不想直面这个问题，但事实确实如何，从经侦支队长江浩出事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就没人正经干活儿了。聪明的人遇事儿往后闪，生怕算起老账，手笨的勉强支撑，但挑不起大梁。虽然林楠被临时提拔成副支队长主持工作，但还是太年轻，拢不住队伍、聚不起人心。

“哎……不说单位的破事儿了，再来一口。”崔铁军再次举杯。三位开始推杯换盏，不一会儿就干完了一瓶。在潘江海的提议下，大家改喝啤酒，徐国柱喝得高兴，要了一箱燕京。

“哎，听说你们那儿要出新政策了，你不试试去？”潘江海问。

“政策？什么政策？”崔铁军疑问。

“嘿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们经侦正准备在全局范围聘一批探长呢，不再有年龄限制了。”潘江海说。

“你这都听谁说的？”崔铁军问。

“嗨，听谁说的你就别管了，反正肯定没错。哎，你还不发挥余热弄一个？”

“给我个局长也不干。”崔铁军撇嘴，“你看那老郭，整天坐办公室，都抽抽儿成什么样儿了……”

“所以啊，得出去跑跑啊。说实话，咱们老哥儿几个都没几天蹦头儿了，与

其在小年轻的面前碍眼，还不如找点事出去转转。”潘江海说。

经他这么一说，崔铁军倒有点心动，但反观自己还有不到一年就要退休，还是打了退堂鼓：“算了吧，我现在这样挺好。”他说着自顾自地仰头吹了半瓶啤酒。

大棍子喝得有点多了，去厕所放水。潘江海也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一个劲儿地撺掇崔铁军竞聘探长。崔铁军不想再说这个，就换了个话题：“哎，你们预审那个老齐怎么样了，听说从楼上摔下去了？”

“嗨，那哥们儿啊，没法提。”潘江海不屑一顾地摇头，“我平时都不搭理他，整天事儿逼事儿逼的，拿自己当什么‘名提’。你说，为了个案子跳楼，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”

他这么一说，崔铁军有点不爱听了，他和齐孝石的关系挺好。看他闷头喝酒，潘江海知道自己是言多语失，就打马虎眼：“其实啊，我和他走得不是特别近，也无权说他，但是老哥哥啊，咱这么大岁数了，可不能再为别人活着了。”潘江海感叹道，“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别对婊子动真情，别为口号去献身，见到领导要服小，遇事先把水搅浑。嗨……自己心里明白就得了。”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又聊了十多分钟，徐国柱却还没回来。

“嗨，这大棍子掉坑儿里了，老潘，我看看去，他喝得不少。”崔铁军说着站起身来。时间已经到了夜晚九点，饭馆的生意却越发红火，他绕过一桌桌食客往胡同里走，刚一进去就听到酒瓶子爆碎的声音。他心里一惊，猛地向里面跑去。

在胡同深处的厕所门口，徐国柱正拿着一块板砖，与一帮年轻人对峙。双方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对方为首的年轻人染着黄色头发，穿着一件花里胡哨的紧身T恤，手里正攥着一个吡着尖儿的半拉啤酒瓶子。

“哎哎哎，怎么茬儿，别……别动手儿。”崔铁军跑到徐国柱身前说。

“嘿，谁出门没拉拉链，把你给露出来了。你听着啊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滚开！”为首的年轻人一说，后面的人都哄笑起来。

徐国柱刚要发作，崔铁军却一把攥住他的胳膊。对方人多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

“怎么了？小哥儿几个，有事说事，别动不动就闹炸。”崔铁军话说得客气，语气也挺强硬。

“你说怎么了？你问问他。”为首的黄毛一张嘴，满是酒气。他指了指自己的鞋，“是不是眼睛长屁股上了？看看，滋我一脚！”

崔铁军这才明白，是徐国柱喝多了跟他们一起上厕所，尿到人家脚上了。这再怎么说是自己理亏，“哎，那是不对，兄弟，你这老哥喝多了，我代他向你说声对不起，啊。”崔铁军想息事宁人。

却不料这黄毛一点儿不给面儿：“对不起？现在说对不起了？刚才他跟我这儿说什么呢？嘿，我还告诉你说，现在晚了，要想走啊，也行，蹲下给我舔了！”黄毛仗着人多，嚣张起来。

“嘿，你这……”崔铁军的火也腾地一下起来了，他刚要发作，身后的徐国柱已经炸了。他哪儿受过这个气啊。徐国柱曾经是管“点子”的刑警，从年轻开始，就一直干着整治流氓的活儿，就算许多成了名的“老炮儿”，见到他也得毕恭毕敬地叫声棍儿哥。徐国柱一把扒拉开崔铁军，冲着那个黄毛就是一脚。这一脚够狠的，一下就把他踹倒在地。

“我操你祖宗的，小王八蛋，给脸不要脸啊！”徐国柱大喊。

一动起手来就乱了。徐国柱把手串放进兜儿里，拿着一块板砖就往前冲，崔铁军怕他吃亏，也赤手空拳地冲到阵中。寂静的胡同顿时热闹起来。但两个人毕竟岁数大了，虽然凭着年轻时的底子能应付一阵，但没打几下就气喘吁吁，小伙子们体力足、拳头硬，没几下就把崔铁军放倒了，黄毛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拿起那个碎酒瓶，冲着徐国柱就冲了过去。

崔铁军眼看着要出事儿，急中生智地大喊：“大棍子，你丫小心！”此言一出，几个年轻人都愣住了。

“大棍子……”一个年轻人拦住了黄毛，“彪子，这两老家伙是‘雷子（警察的别称）’。”

“‘雷子’？操！”黄毛嘴上不服，却也停住了动作。

崔铁军吃力地站起身来，无言地看着对方。他觉得没脸，警察让流氓给打了，这事传出去可成了笑话。

“你说他是大棍子？”黄毛蔑视地问。

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崔铁军盯着他的眼睛说。